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自警編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任揖文

自警編　　雜家類五　雜纂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自警編九卷宋趙善璙撰善璙太宗七世孫家南海端平中嘗知江州其書乃編次宋代名臣大儒嘉言懿行之可為法則者凡學問類子目十二齊家類子目三操修類子目十七出處類子目五事類子目四接物類子目七

君類子目十一政事類子目十一拾遺類子目二共八類五十五目蓋亦仿言行録之體而少變其義例者也善璙生南宋之季而所載至靖康而止其後惟朱子議論間為採入其餘多不甄録固由時代相接難于棄取亦以宋時士大夫風俗淳厚惟汴都為極盛南渡而還門户立而黨局生議論繁而實用減非復先民篤厚之風故獨臚陳舊德以示斷

限鍬雖所列率人所習聞兩縷析條分便于
省覽其財賦門兵門及拾遺一類則并及于
壬人憸夫用垂炯戒亦當時士大夫之藥石
矣原本各注所引書名今多佚脫蓋傳刻者
失之諸本並同亦姑仍其舊焉乾隆四十四
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自警編卷一

宋 趙善璙 撰

學問類

學問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

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

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冦布
衣交也冦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
也冦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别顧寇公曰曾讀
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
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
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

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黄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復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覯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

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楊
公國寳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
及横渠張先生載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
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説不私一門務畧
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
學盡力乎其内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説以
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徃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

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等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與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

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又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又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

壯矣或曰陳仲舉顔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上蔡語録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顔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顔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

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
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
自牧禮為教本敬為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
鄙恡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
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
古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恭
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
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

恐懼也歷兹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

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煑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吕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樸愿端重世皆瞻仰驚嘆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夫

又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欒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嘗期王文正公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頴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鄭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

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鄭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夷簡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

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為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吏簡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許公蓋吏簡封國云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

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

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予相知且知予異日必為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游歷清要至為宰輔還退居畧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吕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温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衆人未知之前惟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駭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

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穆公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予至定治事畢曹穆公謂予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留一日欲有所言予既愛其雄材又聞其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僎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予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

何以見教務公曰瑋在陜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勵是時殊

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為相王魏公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公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文靖公為相王文正公參知政事文靖

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文正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慶歷中刼盜張海横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

之海悦遷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

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慍曰當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自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

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於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鋭意四夷事不當導之爾

治平中夏國遣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

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
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
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輙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
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
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
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
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

之公笑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顧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是之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

於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
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
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
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為蠻去殘
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
營令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茍散入山谷當為後患
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絶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有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絶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敵也封册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敵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

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失甥舅之

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

册莫行矣如此則西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

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

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盖

己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

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又妄言

携劍入内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鶯悚即白時宰録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説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興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瑶華復位司馬温公等叙官為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

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拆或

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乎公曰恨不得直達一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于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鄭輩敢欺罔上下也（何執中 鄭洵武）建中之初公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還不以其罪舉天下憤

惜之無敢言者名隷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葢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

于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吕獻可公獨以爲不然
抗章論之雖文正温公猶以爲大遽欲獻可姑緩未
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
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故温公每謂
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
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
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公因朝會見蔡京視
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

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文定公留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忠徐曰人固難知

也文定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文定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介甫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有愧色蓋文忠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熙寧間王文公初拜參知政事神宗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于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時呂獻可公任御史

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于路並行而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乃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

弊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素為心交茍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茍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寖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

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文公之門蹊進諂諛之士悉
辟召為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為己
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専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
妄引周官蔽其誅剥之實輔弼大臣抗議不可回臺
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
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
嘆服以為不可及而歐可終緣此事出知鄭州
韓魏公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

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强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魏公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文公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温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文公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文公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文公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

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文公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之先知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謂才而

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

竄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張忠定公討劉旰兵廻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

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録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懽躍

王文正公為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内臣周懐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忌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己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器量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

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濶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趙忠獻王在中書呂正恵公為叅政忠獻謂人曰吾嘗
覸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於
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叅政日往候故太尉王文正公已疾困辭
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
勳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
讓會靈使頗咈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
懾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

對忤意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將以聞

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

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

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

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録云昔王文正

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

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

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寇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畧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絶寳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

實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
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
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
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
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顧
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

令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宏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忽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顔謝之公為陜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得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

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少忌之
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
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
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
公不然更說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
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

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閒氣

王沂公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旣視事府署毁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反其政發其隱也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之其

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不知也時皆服其雅量

傅獻簡公言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

或問呂滎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為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詈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

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碧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碧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至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

服公為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寛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只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闕

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先謁守

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牴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來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場中治事不

少懈

丞相龎公初登第為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恥詈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曽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叅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叅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獻簡公闕守侵用公使錢公寢闕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貲且假貸償

之久之鉤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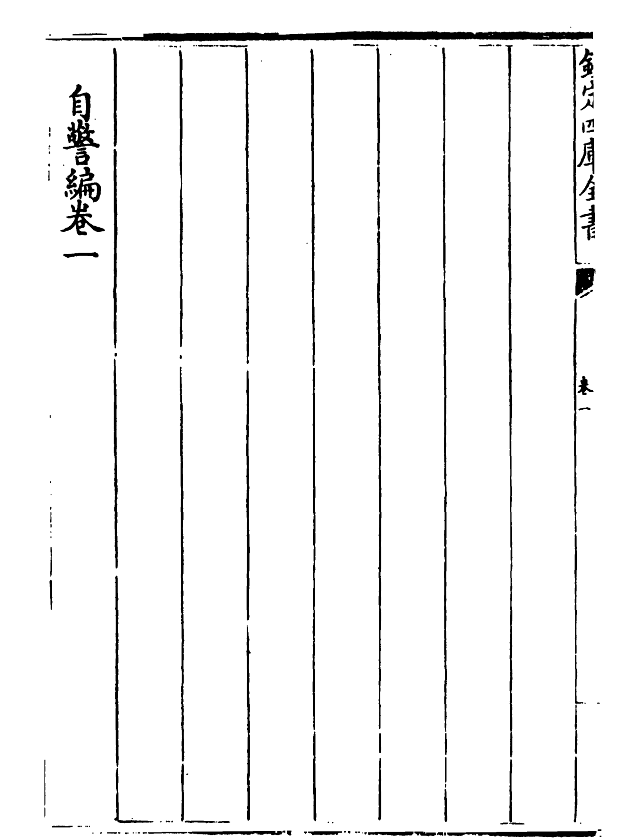
彭公李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筭若鍾

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
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
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
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
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
如盛器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
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

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强不得也更如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

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令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其識量不足也



自警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自警編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進士臣唐燦

自警編卷二

宋　趙善璙　撰

操修類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心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虚日先生

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

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虚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菴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

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

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

自生吾心曷甞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
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
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盖楚武初未
甞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
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
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或問予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
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礌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户樞何難之有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庵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得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遂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方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

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盖深達乎此

檢身

滎陽吕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盖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厚徳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歳常置黄黒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黄豆興

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黄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一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拜手告於天意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晁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遊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温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黄

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撻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與人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於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書兩句於子舍屏風

鄒侍郎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

畢文簡公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家順語録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

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内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揞點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若

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沂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謝文

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為一代之名臣矣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偽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

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_闕地公實以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喻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宫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

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

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温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强公受誥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

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誥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温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
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强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
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闖前修之
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
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
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為之耶若苟貪榮利强顏

為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為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温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於温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温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對温公説後從學

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温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洺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户贓汙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

倉庫召司户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令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户實有贓而吾不以誠告吾其違温公之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

又道護録云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此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

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祗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忠

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絶欲是真絶欲心不動故能爾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絶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

有變異果長子不禄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峭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覆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

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何如隨分數處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

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安定言行録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隂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兹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披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

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邪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織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

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

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仁宗在東宫魯肅簡公爲諭徳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

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宫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大可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執政時詳議宫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

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恐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惜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令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為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茍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

誠如知節之言

操守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

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遅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太后章獻太后臨朝内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鋭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

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辨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能小郡以自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孔中丞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詘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盖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

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
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
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
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
彭尚書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
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
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
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

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
為好異或以為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温公呂申公為
宰相士多隨時自効曾文昭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
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傅獻簡公以母喪
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令幸公
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

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為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内銓

劉元城先生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文忠公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文忠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内侍梁師成得幸自謂文忠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攜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悦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參政三省

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黙
改名可為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
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
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
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
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全人不可破戒
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尚書左丞極寛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

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温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尚書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

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吕吉甫叅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丞相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田諫議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内翰元之咸平初脩太祖實録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黄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

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內翰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元之終不能改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軍吏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並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

慶歷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悦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問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

卒皆以此罷去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宫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

曾中書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

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輙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歎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于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徼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己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

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彦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

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之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祐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但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于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為

太保

杜正獻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行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

尚書李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强毅不為茍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

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為時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忠獻公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倣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乃密以檜意告公而歸具奏其

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起

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蝴黄下吏部張公燾執奏

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

素厚公命樓詔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

遷官則在他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

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朝

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宫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己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公平居静黙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强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吕趙張秦韓楊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檜在位附之者立

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辯
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
鬨者皆為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
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黄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
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
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
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

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也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黄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陳校書郎兼晉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

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為名言

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别韓魏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説些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彦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

种放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真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公不敢爭議者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冦萊公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萊公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

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懷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官周懷政而萊公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萊公與能合萊公始不肯曙固要公公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獻公初執政遇事輒分别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沈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蔡

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
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
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
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
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
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勅往授之以錦囊

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勑授之公乃從録事參軍借緑衫著之短靿至膝拜受於庭升堦復宴飲至暮而罷李迪為王仲宣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畧有間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至台郡數

月朝廷起遷人石㯏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訩訩咸謂將有處分於公也㯏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乖廉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㯏為此以相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為所撓㯏亦終不能為害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

則移廣西旣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為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

公貶所先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拒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聲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

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云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泠處乎安世世世食君禄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

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刼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為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質肅公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使唐公力爭不已上怒詳見諫諍門貶公英州別駕公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汎溢舟人恐不免飼魚鼈公兀坐舟中吟詩云聖

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中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壊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於熈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家衆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

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嘆曰公誠有徳者我聊

試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

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

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

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

時程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

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程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程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尹舍人謫官均州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舍人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文正文正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文正甚遽既至舍人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言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

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文正語久之謂文正曰公可出洙將逝矣文正出至廳事已聞其家哭文正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滎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猶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病疾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

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清廉

王侍制公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真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

聞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氷蘗聲

畢文簡公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没未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向文簡公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潭州一巨富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

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其奏覆覽之果然

曾中書公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與賈必以溥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者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為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

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陳忠肅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跡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鄭公侍

從曰司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須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刼人主使信已也夫廉心在常

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蘇丞相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苞苴之入也

太宗時王禹偁爲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别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

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此斟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滎陽呂公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絶糧者數日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秘書丞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賚之固辭强與之行及頼州悉封而返之於光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儉約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令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獻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氊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為長社每日懸百錢於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獻公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席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獻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令人聞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甍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嘗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

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麄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

范太史公作布衾銘記云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隷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然無好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

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公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

諸

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於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禄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丞相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年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養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弔哭者至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

為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禄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靳者愧之

陳文惠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

石徂徠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呂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縳架上置書册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温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嘗

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歅相子綦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

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巢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有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

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羮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

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廪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冦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燈燭達旦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

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王文正公沖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王沂公與孫沖同榜沖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頭時

為㦲譔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無嗜好

呂文穆公為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閒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嘆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生平所服止於賜帶

孫侍讀公人甞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公曰一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

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来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游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

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恠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於此耳若二妹齒未

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憫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劵并衣著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雇於人必當送府勘罪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没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

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温公從龎頴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頴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判公温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

待制荆公官寖顯俸禄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温公通判太原時除給酒饋待賓客外輙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闕郎中為户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貽書絶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絶嗜慾可以不死是以遂絶至於今更不復作且大丈

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絶慾不能乃掛父母之遺像於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己如何耳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蘇丞相言少時鬬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

所好則心腹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弘羊皇甫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而可醢之者謂其有嗜慾也
杜祁公享客多用緜器客有面稱歎者曰公嘗為宰相

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行

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

公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

所不能及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行

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敢劇

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力矣今

人寡言者雖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譊譊者為善為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胡文恭公為人清儉謹默内剛外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顔色温温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

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

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甞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温公畧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

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毁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長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毁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毁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

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盖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更考之無是事則舉凡言之不出於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翰晦

錢樞密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為别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

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閥閱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實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敭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

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于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尚欲

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垂簾文靖公拯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既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於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公力言得免若公者茍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辯也倘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己之

毁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内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

吴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用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蘇丞相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便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

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羮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吕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𨳝年耆康强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羡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黄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

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血氣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文定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僫宕所齎千金得病甚𤺋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

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黄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頴鋭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交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年八十有强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

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

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旣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

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説誠有此理

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寖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

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黙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年高前青州録事叅軍麻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呂滎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滎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忠肅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

雞鳴而起終日寫閲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録問神僊之説有諸曰若説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

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好生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甞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甞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葢如此

陳文惠公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

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丱角之年同於爨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壓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

獲全得非此乎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两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自警編卷二